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brown color. In the upper left, there are several large, stylized pink flowers with green centers and red outlines. Below them, a horizontal row of smaller, similar flowers is visible. In the lower half, there are large, dark green leaves with prominent veins, some showing signs of wear or damage. The title '春在綠蕪中' is written in a vertical, calligraphic style on the right side.

春在綠蕪中

钟晓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钟晓阳
著

春在綠蕪中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在绿芜中/钟晓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805-2

I. ①春…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249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2-2190

春在绿芜中

钟晓阳 著

责任编辑 罗 晨 林妮娜

特邀编辑 黄渭然 陈 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2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805-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推荐序

- 1 一种蛾眉，何事伤心早？ 张大春
- 7 序
- 9 祝福
- 19 春在绿芜中
- 41 走过
- 47 贩夫风景
- 55 惜笛人语
- 67 春花亭亭立
- 85 细说

113	晶玉姨
123	明月何皎皎
131	大表哥
145	月亮像一根眼睫毛
165	水远山长愁煞人
185	可怜身是眼中人
211	大热天——记安雅堡艺术节
225	后记
	附录
227	聚散本是等闲事 关宝儿
235	为了启动静止的引擎——钟玲玲访钟晓阳

推荐序

一种蛾眉，何事伤心早？

张大春

○九年我在香港承某单位赏识，给了个相当沉重的嘉勉牌位，木座铜雕，上书“文学翘楚”四字。由于精神和实体上都担当不起，便和晓阳打商量：“搭飞机带着这个太沉重，你给收着罢？”换了任何一个别人，要不就会觉得我对颁奖单位轻忽失礼，要不就是对托付的朋友不够意思。可是晓阳笑着一口答应了，“文学翘楚”应该还在她家里某处搁着，此后我们即以“大翘”、“小翘”相呼，并透过电子邮件参详旧体诗的写作，当时距离我们初见面——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经不得回头计年的一回头，发现晓阳这本《春在绿芜中》更是将近三十年前的创作。我揣想着那个年方十七的小女孩，对于整个世界充满了易受惊恐的敏感，使《春在绿芜中》的意义，要比一本

寻常所谓“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作有更值得重新阅读、重新体会的价值。

这就要从晓阳心仪的作家说起。我也是直到近年才偶然得知，晓阳一向喜读纳兰词。

有清一代词人，论者多推朱彝尊(1629~1709)与陈维崧(1625~1682)。较诸这两位明末遗民诗人，纳兰性德(1655~1685)生年晚了将近一纪。陈维崧的《湖海楼词》一千八百阙出入北宋骨力，规抚宏肆，天才横出；朱氏的《曝书亭词》六百阙则镕铸南宋风调，清空醇雅，气格端苍。无论创作的面貌如何，两者都是多产而集大成的豪杰。

反观纳兰的《饮水集》(原名《侧帽集》)，其总数与陶诗差不多，通共不过一两百篇，然而清中叶的杨蓉裳(芳灿)说得好：“然花闲逸格，原以少许胜人多许。”纳兰盛年不过三十而卒，然而以少作入词史，与许多年登大耄的作者栴鳞而论，却丝毫不见逊色，这是因为他天才独运于词之一的“源始”——捕捉生命中极度敏感的刹那。所以会心者自能体认：即便是“说愁”，也有“诗不能及、赋不能到，唯词可以强说之”的门槛。

在《饮水集》里，可以很清楚地辨认，纳兰性德较早年的创作几乎都是小令。那些脍炙人口的巨制，如《金缕曲》《大酺》《沁园春》《木兰花慢》等等，都密集出现于这个早熟又早夭的生命晚期，且绝大部分都是与同代而年龄稍长的诗词侪流——如顾贞观(1637~1714)、

姜宸英(1628 ~ 1699)等人——唱和而作,至于某些前代未见的“自度曲”词牌(像是《青山湿》《湘灵鼓瑟》等),也多出现在这个时期。然而,《饮水集》中引人复动人者,仍然是那些意象灵动跳脱、语言凄恻顽艳,而且说不准有什么深刻的沧桑感慨的青春之作。这一阕《点绛唇》是个典型的例子:

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

素壁斜晖,竹影横窗埽。空房悄,乌啼欲晓,又下西楼了。

晓阳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春在绿芜中》,一如纳兰性德留下了《点绛唇》式的自问:“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老成人不会这样问;老成人只会逞仗其横秋老气,嗤笑青春无事,耽溺哀愁,却忘记那样的“强说”,恰是尚未被江湖人事磨老、磨钝、磨圆、磨滑的一颗心,随时接受也发散着感动。用这种感动之心看人,便会发现平凡人出尘的神采。

比方说,晓阳写一个近乎是绝了交的朋友,看来彼此无事,“被伤了心”也没有可以名状的恩怨,但是寥寥千把字却道尽了一种因无谓而透见无情的失望,其温润如玉,却犀利如刀。

再比方说,她写千里迢迢跨海来台,初见“三三”的作者们,多少错杂凌乱易愁善感的心绪,只因为一曲笛乐没能吹得如意,居然笛子也扔了、泪也落了,还凭空生出“真的我根本不是他们世界

里的人，不知打哪儿跑来附庸风雅的，恨不得立刻收拾行装回家做俗人去”的感触。

对老师、阿姨，对年事稍长的姊姊和大表哥，甚至对年纪相仿佛而只见了一两面的朋友，晓阳的孺慕之情也澎湃不已，这样自然而然、不择地皆可出的孺慕之情，大概会让许多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今日，这情感的确不常见。读着这样的文字，总让我想起朱熹的弟子、著有《北溪字义》的南宋理学家陈淳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敬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惺惺”在此非但没有作态之义，究其本解言之，反而是清醒、颖悟、灵动透澈的尊重。陈淳的这段话恰恰也解释了晓阳年少的善感有一种深挚的内涵，一旦有了这一层体会，当我们再回头追问“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时，答案就很明朗了，由于孺慕之情总在生命的差距之上显现，有时是岁月，有时是空间，即使是至亲之人，也要毕现某种命中注定的陌生和隔阂。而当晓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洞察了这一点，于是她在《细说》中这样描写无意间看见老师和同学们笑闹的情景：

他背后不远处有一扇窗户，白雪似的光芒从那里照射进来，因此辨不清他们的衣色面貌，只见一条条泼墨泼在那片眩目的白光中，泼出几条鬼影来，有着梦境里才有的神光离合。那些

小女孩宛如一群快乐的小鬼魅。他幽幽影影地独立中央，外面
遍天遍地都是地老天荒。

我瞪视着眼前雪白的习作纸，身体内一股汨汨的寒冷，脑
髓冰凉如折叠的刀锋。

我们有多么孤独。

读者容或应该非常缓慢地咀嚼晓阳的文字如何迎接这样的孤
独，如何应对这样的孤独，如何贯串这样的孤独。有一段荡气回肠
的情景，堪为晓阳孺慕的神韵作最鲜明的注脚。在《明月何皎皎》
的文末，她写萍水相逢的“明明”夜间前来送行：

她拿出手电照路。黑暗中她仍勾着我的手指，很紧地要你
答应她一些什么的样子。一圈黄光照出许多沙石泥土，两双脚
营营追着，却怎么都追不上。

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因为我们从来追不上已经失去的
青春。

序

这集子里的文章写于我的羞涩少年时。

少年心事千阙歌。太阳底下事事新鲜，样样可恋。与自身恋，与师友恋，与万物恋。学校家庭，师友至亲，无非缱绻。写作无非都是感情用事。总是因为心里想着人，念着人，画着人，我才动笔为文。这些篇章里写及的人物，不论相交的久暂、缘分的深浅，都是我成长岁月里的美好遇合。

最早的版本见于一九八三年秋，由我当时投稿的《大拇指半月刊》出版。它是风格平实的青少年文学杂志。我喜欢它的小报开本，有看报的风味，有些在上面读过的文章到今天还记得。有次参加征文得了奖，去到一间四面是书的屋子领奖，见到了编辑们，在当时的我的眼中都是大哥哥大姊姊，做着帅气的办杂志的事。闲谈时聊

起投稿用的笔名，有个编辑哥哥问我怎么每篇都用不同的笔名，我说贪好玩，他就劝我说还是固定用一个笔名好，将来要收集文章也容易些。我不是太懂那个道理，不过还是听从了意见，因为没有一个是最喜欢的就用回本名。后来就是这位编辑先生费了许多工夫替我收集整理历年发表过的文章，合共十二篇散文、三篇小说，汇编成书，于是有了《春在绿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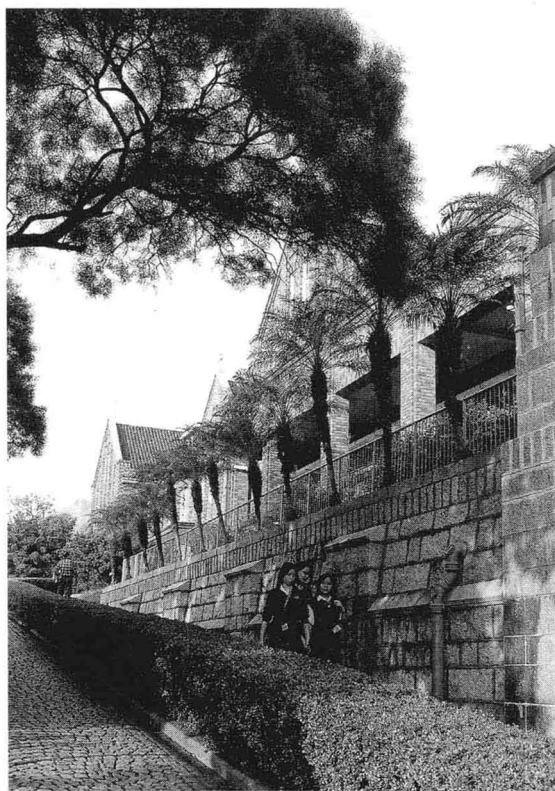
约莫同一时间，台湾文友创办的三三书坊替我出版了新诗、散文合集《细说》。所收散文是同一批，我视为《春》的变奏。

此后数十年历经着改版、版权移交，从合集变成纯散文集。目前的前传、后传对照的体式，是定于二〇一一年由台湾新经典出版社所出的版本。编辑将我在二〇〇八年为香港修订版所写的一篇长文拆散，各段落独立起来，附于相应篇章的篇末，称为“后传”，于是有了这个别致的体式。

这次的修订是把后传大修了一次，大幅度改写增写。主要因为距长文的写成时间已四年，心情两样，也有些材料想补入。原是很自律地把完工时间规限在春天，但是碰到这次送审迟迟未收到批文，加上编辑小姐体贴不催，我便快乐不知时日过，十几二十稿的一直写到都快八月节了。固然这要归咎我的改写癖，却也是正好想写一些事。若不是借着续写的机会来写，我未必会有写的动力。

十四个篇章，前传加后传，是我半生所历的情感教育的记录。就谈不上是一部回忆录，至少也有半部在这里。

祝福



关的生日卡不光是提醒我十六年岁月就此匆匆而去，且让我惊觉还有一个朋友在咫尺天涯。约有半年多没见面了，六个月的日落日出，怎地竟这般不着痕迹，一如惊鸿照影？她在信里说：“……你现在怎样？是否已忘记我这老朋友？不要把人生看得那样枯燥乏味，要知四时有花落，同时，又何尝没有花开？”多像老大姐的口气！

生活是寂寞惯了的，一旦爆出一星小火花，就迫不及待地抱着飞蛾扑火的志愿往里冲。我拨了电话给关，邀她晚上到金马赛吃西餐。我说：“聚聚嘛！难得风雨遇故知！”“老气！”她啐我。

老远地就看见码头旗杆下的关，仍然是一头清汤挂面，在徐徐的风中往右方摇曳。她甩荡甩荡地迎向我，眼角掩着一抹顽皮，现出那副熟悉的“没什么了不起”的神气。两人也不说话，到了闸口，她转身。“用整的，好刮船公司的零钱。”我服从了。

关的眼睛十分小，挺挺柔柔的鼻子，翘翘的上唇，满噙着讥诮，仿佛随时都在和你抬杠的备战状态中。皮肤是纯纯净净的白皙，不

透红，好像削了皮在雪地上冻僵了的梨子。她真是个爱笑的女孩！笑时不仅张着嘴露着齿，连眼角眉角都在笑，甚至眼眶里过剩的笑意都要一滴一滴地泻出来。打从认识她开始，就没见她有哪回正经过，永远疯疯癫癫，对功课也是迷迷糊糊的没什么概念，一句话就能把你逗得笑掉大牙，一连串的广东话又长又流利，好像几十粒珠子在玉盘上滚动跳弹似的。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她坐在我后面，当时只晓得有个粗粗壮壮叫约瑟芬的人在后头，有着守门神的威严，笑起来时全班音量最大，答老师的问话时则最小。后来她升中试败阵，考不回本校，我猜她可能躲在家里哭过，但想象力实在够不上程度联想她的哭相，那原是不该发生的一回事！

北角的华灯灼得我眼睛发痛，躲进暗沉沉的金马赛，顿觉无比受用。叫了东西，聊了一会儿，关说：“记不记得——”

“补习班？”蛮有默契的。

怎可能忘记补习班？那是我们最闪亮的日子！每日放学，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杀到“美而廉”吃饱喝足，再班师冲到苏老师那儿。一排排黑木桌椅，也不知坐过多少代的升中试应考生！苏老师的确是不同凡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第一天上课，他就当众耍了几招，教我们什么是少林寺的梅花桩。苏老师还晓得唱歌，一面哑哑地唱一面用棍子在黑板上点拍子！